

牽花歲月不虛度

這污泥對於黃秀蓮而言不是指骯髒，而是艱苦的環境：梗正的枝莖從一潭苦水中冒長出來，盈盈風姿綽綽盛放，舒展妍雅的光華，而甘香的蓮子懷着苦澀的心蕊。

《此生或不虛度》（二〇一三）是黃秀蓮繼《灑淚暗牽袍》（二〇〇〇）與《歲月如煙》（二〇〇四）之後的第三本文集。

這些幽美如蓮瓣的文句，亦隱隱是五十年代以來整個香港歷史的縮影。《蓮》是如此普通的一個字，普通得叫人根本已聽而不聞；但若抹去習慣的塵埃，就會重新體味到其深遠的意義：出於污泥而不染。這污泥對於黃秀蓮而言不是指骯髒，而是艱苦的環境：梗正的枝莖從一潭苦水中冒長出來，盈盈風姿綽綽盛放，舒展妍雅的光華，而甘香的蓮子懷着苦澀的心蕊。

一個熨衣工人的女兒，在貧困的深水埗，擠在一間住了二十多人的窄小唐樓中長大；幼姊在庸醫手下喪生，是無可彌補的哀痛；兩個哥哥唸書成績雖好，也迫得小學畢業後便去當學徒……在內向而特別敏感的幼小心靈中，如在未凝固的水泥上，壓下難以磨滅的痕跡。

《灑淚》一書自序中，她不亢不卑地說：「……所記的只是一個塵世女子的歡愉與哀愁，書中並沒有什麼宏觀天下的遠見，然而，即使是漣漪，也自有可觀可賞之處。……」而這些漣漪，其中有些十分精彩。她活靈活現地寫下《朱沙掌》這個可笑又可憐而極可厭的人物，同時反映出六十年代的困境，《花愁》寫下童年深刻的委屈，她的文字毫不誇張渲染，淡淡道出滿腔辛酸。

《歲月》自序中，她從《脫苦海》的「藍」寫父親：多高貴的顏色，可以將最金碧輝煌的繽紛都壓下。她說：「我的童年，貧而不苦

」，因為有親人的關愛，在惡劣環境下並肩作戰。終能上大學而成為教師，比起先天條件優裕的人，更特別值得驕傲。她父親多年在苦熱的製衣廠熨衣的淋漓大汗，化為不離不棄的春雨，灌溉了她成長的土壤。此書的最後一篇，《二房東女兒的回憶》的甘苦，不知多少人身受過。《從來都相信緣份》一文中，敘述父親提行李送她去乘車赴中大宿舍；樸素的幾行字，像一面鏡子，反映了兩代的悲喜，亦是那個年代不少年輕人的軌跡。

這些個人經歷，切膚之痛，寫得特別深刻，自然亦特別感人。

三本書都連貫着相同的特色：透着濃濃的香港情懷。《根在香港》與《舊時香港》卷內所收的文章不在話下，其他諸多無論寫自身體會，抑或生活途上遇見的許多小人物，都可說是大家的集體回憶，使我們讀來親切無比。由於她對香港過去的時光有深深的依戀，不時使人感到懷舊的意味，但她並無忽視香港近年日益嚴重的各種問題，亦以香港的無數優點為傲。

三本集子中都收入了些許遊記。因為作者多年來行蹤廣遠，這也直接反映了香港小康以上階層的特色。帶着敏感的心眼行萬里路，胸懷廣闊了，筆下自然也添姿。

她的筆法凝潔而文彩優雅，無論什麼題材，往往先精準地勾畫出事物的實況，在這《具象》的結構中，以精微的觀察，常添神來之筆。從最平凡的日常細節，引進對生活深一層面的思考、感懷與人性探討，而不時流露出悲憫

之心。她以不同的角度觀看，有像詩一般的《珍珠淚》，亦接觸很生活化的題材，如在《虛榮夢》中，通過一件可笑而很寫實的往事，表達對名牌與虛榮的看法。

在新書《此生》的序中，她說：「這幾十年來，隨着香港的浪濤，我在泅泳，在掙扎，從草根而中產，從貧賤而小康，從唐樓而私人屋邨，從雜工而教師，從貧女的哀吟而新女性的自在，似乎是雲淡風輕晴光激灑了，然而，心緒最寧靜時，湧上心間的，常常是姑婆憂怨的凝眸，父親的愁眉，母親的怒目，親友的白眼，而淚水，便忽而盈眶。原來過去的並未過去，滄桑早已寫上眉頭，寫在紙上。」可見隔了數十年，一些深刻的痕跡仍永不磨滅。

雖然如此，此書與前兩本不同的，是回憶艱苦年代的文章佔的分量不多，便減少了鬱怨的辛酸感，而較為漫着一種軟抒懷的氣氛。她的寫作是借切身的經歷為出發點，多年來生活環境的轉變亦很自然地在筆下流露了。相信這並非單是物質環境舒適的影響，而是作者對生命的本質達到較為釋然的境界。

書中也有些回憶文章，收在《恆念永記》卷中：除了《報稅時》想到父親，傷情永難淡卻，其他如記敘大學宿舍工友榮姐，從旗袍之美憶念小學良師，街頭的補鞋匠那舊時代的溫厚人情味，情深一往的崇基歲月，以至工作機構的一個老廚娘：「只因一鍋米飯，讓我在茫茫人海，在千頭萬緒，與老婆婆相遇，米飯之緣，米飯之恩，輕如炊煙淡如飯味，卻又恆久芳馨。大抵人世間總有情分，絲絲縷縷，似是無心，似是注定，飯香般滲入生命，生命也因此而豐潤而甘美。」娓娓道來，回想中透着對生命的感恩。

□綠騎士

又如《划出第一槳》，從初學划艇這麼一件小事，描出「輕解羅裳，獨上蘭舟」的詩意，卻毫無花自飄零水自流的感傷，反是滿懷欣慶，在生活中很平凡的摺頁間，張開心眼，看到的生之喜悅。

在《立秋》中，她說：「秋天已到，寒冬還會遠嗎？既然如此，就更要加緊腳步，不讓生命虛度了。」當年那個弱女子竟如此積極。

作者大半輩子的心力都用在教學上，不過是在寫作中尋到皈依：「快要湮沒的腳印，或顛覆或安穩，快要遺忘的回憶，或痛楚或怡然，寫下來便變得實在，也好像日子沒有白白過去，沒有浪費似的。寫作，最能讓我冷靜下來，自省、思考、分析、推想，這曲折過程，是心靈的詰問、探索、尋求改善，也許能讓自己少些過失，有些進步。」

不必將三本書作比較，山一程水一程，怎樣的風景就有怎樣的倒影。讓我們細細品嘗這壺沁着蓮芳的香茗。一面細想：帶着暗牽袍的含蓄深情，在如煙的歲月間，此生怎樣才不虛度？

綠騎士，本名陳重馨，原籍廣東台山，生於香港，少年時代起向《青年樂園》、《中國學生周報》投稿。一九六九年畢業於香港大學英文系。曾任編輯、翻譯，從事文學創作。一九七七年起定居巴黎，曾為巴黎的兒童刊物及出版社做美術插圖。近二十年來則致力繪畫，多次於歐美亞洲等地展出，尤愛詩與畫的配合。著有小說散文集《綠騎士之歌》、《啞雀之醒》等六本，詩畫集一本，兒童故事三本。二〇一二年出版法文詩畫集《茶曲》。



黃秀蓮散文著作

無盡之歌（外一首）

□蔡炎培



蔡炎培，香港作家，現代詩人。一九三五年出生於廣州。戰前移居香港。一九五九年開始寫詩。代表作品：《小詩三卷》、《變種的紅豆》、《藍田日暖》、《中國時間》、《水調歌頭》等。

在歌的轉折處
你坐着。兩手
支頭
好像要從我的書裡
尋找去日的詩瞳

窗台上的瓶花
蕤放。菊一般的黃
無論我在哪裡
時間從不為誰暫留

無論我在哪裡
無論左或右
又一個秋日要來了
且願影從

林振強之歌

第一爐香
妹妹永保二八的青春
雁過流星

化妝年會留給學苑的那邊

肌理既棄
一行白鷺上青天
靈檀堂那支歌

是我每日愛你多一些

大家姊的情況絕不壞
斑馬在線
差利給她釣出美人靴
永生的男人
我愛林燕妮你愛觀音兵

回家的貓



□朵拉

最後一道菜出來了，是甜點。
女侍把冰凍的甜湯放在可以轉動的圓盤中間，臉部表情像她捧來的冰甜湯一樣的冷。「都不要了嗎？」

她的意思是，上一道菜，那只吃剩半隻的魚，她要拿走了。

「請為我打包。」兩個人一起開口，說了半句話又一起停下來，互相望了一眼。

非常巧合地，兩個人又一起解釋：「我是要包回家，給我家裡的貓吃的。」

全桌的其他人，一起哄堂大笑。

「既然你們都那樣喜歡貓，不如一人帶一半回去吧。」有人建議。

他趕緊說：「不不不，」「讓給你。」第二句話是朝她說的。

她不好意思地笑了：「不，讓你帶回去好了。」最後到底是誰帶走了，沒有人注意。

這個故事因為有點特別，流傳了很久，圈子裡的朋友們都知道，他們的情緣是由貓撮成的。

「兩個愛貓的人，竟然互相愛上了。」

有人以為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

「世界上有那麼巧合的事？」有人不相信，以為這是玩笑，或者是某人編排的劇本橋段。

「那麼他們每天到底是在談戀愛或者是談愛貓？」有人聲音充滿妒忌。

「本來愛的是貓，後來變成愛的是人，會不會混淆不清？」

還有人想得更妙：「會不會連兩隻貓都互相愛上了呢？」

令人意料不到的是，不但兩隻貓沒有互相戀愛，反而是兩個愛貓的人，居然分開了。

她有時候悲傷。「為什麼愛情的面貌如此多變？」

她有時候會慶幸。「不相愛就早點分手，也好。」

心情時好時壞，連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

傷害

這隻大狼狗沒有什麼狼性，她以人面獅身像的姿勢坐在公園一棵大松樹下，身兩旁圍着三個小孩。她想他們三個說的話跟平時小朋友的話不一樣，發音沒那麼細碎。在他們三個眼中，狼狗是龐然大獸，他們只敢伸出手指碰觸她脊上棕色的毛。她嗅到公園門口方向飄來一縷熟悉的氣味，三個小朋友也對着公園門口叫：「紅紅！」

那一對衣着整齊的夫婦一人一邊，牽着圓圓臉的紅紅走進公園。紅紅甩開兩個大人的手，奔向狼狗，狗也站起身來迎接她。紅紅連招呼也沒跟三個小朋友打就攙住狗的脖子。她的身高剛好可以跟狗面對面，狗伸出舌頭，她立即伸出臉頰給狗舔，因為媽媽說過，嘴不可以給狗舔，不衛生的，記得媽媽透過會說一些中國話的日本女工作翻譯員，問公園的管理員，狗多少天洗一次澡。

紅紅對狗說：「你胖了，我也胖了。」這時爸爸叫：「紅紅，來照像！」她很喜歡在鏡頭前擺姿勢，就跑到爸爸跟前。他彎下身一把將她抱起高舉，放在一棵大樹的丫型枝幹上，接着一面後退四、五步，一面調整相機的光圈和時速。紅紅忽然發現自己處身在很高的地方，鳥站的地方，雙腳懸在空中，腳下是空的，大地正在吸氣，把她的雙腳往下吸，往下拉，要掉下去了！要掉下去了！她大聲嚷叫：「我要下來！我要下來！」媽媽衝到爸爸身旁，生氣地說：「怎麼把她放那裡，她害怕！」狼狗也吠叫：「放她下來！」爸爸在鏡頭後說：「練練她的膽子。」媽媽說：「不要傷害她！」咔嚓一聲，爸爸就抱她下地了。過了一會兒，她跟狼狗玩的時候，不再害怕了，忽然想起「傷害」兩個字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？

兩天以後的晚上，紅紅在睡覺前下樓去上廁所，住樓下的女下帶她上完廁所後，送她到樓上玄關，拉開趟門，放她進去就下樓了。門內是客廳，鋪了榻榻米，爸爸在客廳另一邊正對

着她，盤腿坐着，背靠牆，倚着茶几在看書。有一個女人穿着白底紅花的和服，走到父親前面開始跳舞，深紫色的寬腰帶把她的腰身托得挺挺的，背上喉嚨一樣的領子下，露出牛奶白的一截長脖子。她的袖子寬寬地，像軟鞭一樣地擺動，那雪白的手指，柔得像是正在撫摸什麼。她緩緩轉過身來，紅紅沒有看清她的臉，因為四條由髮髻上垂下來的白色花穗，把她的臉遮住了。花穗飄動得像開滿櫻花的小細枝。紅紅叫出聲來，「好好看啊！」

着和服的女人一下子不見了。爸爸抬起頭望着她問，「什麼東西好好看？」紅紅望了一下客廳，不見那女人的蹤影，她知道，就是那些只有她看得見，跟大人說也沒用，他們看不見的。她說：「是櫻花好好看。我去睡覺了。」她走到客廳右邊，拉開她房間的趟門時，爸爸起身下樓去，當紅紅進入她的房



□鍾玲

間後，她聽見汽車開出院門的聲音。

她知道這是夢世界，因為客廳的牆和天花板都變得像毛玻璃，隱約看得見牆外移動的樹枝，看得見天花後面的大樑。她走到方才着和服那個女人跳舞的地方，模仿她的動作。忽然大狼狗由窗口跳進來，舔舔她的臉說：「明天你來看我，我有好東西給你看。」

她的臉給大狼狗舔得暖暖的，又入睡了。當她睜開眼，她是在她的小房間裡，暗暗的，只有趟門邊上一盞小燈。她睡在榻榻米上鋪的床褥床被中。有什麼令房中的空氣和傢具都波動起來。床邊坐着一個人，雙手捂住臉，雙肩聳了又聳，而且在喘，紅紅聽啜泣的、低低的聲音：「怎麼辦？」是媽媽！她努力不讓自己哭出聲來。紅紅見過小朋友的小哭、大哭、嚎哭，但沒有見過這種哭法。她趕緊把雙眼閉上，因為媽媽是大人，他們是不想叫小孩看見他們哭的。她在媽媽不停歇的哭聲之中，又入睡了。

第二天爸爸上班以後，媽媽一直呆呆地。紅紅不敢提答應了狼狗去公園的約定。還好過了五天又是星期日，爸爸媽媽依慣例又帶紅紅去公園逛。她感覺到這五天爸爸媽媽之間像堆了一道雪牆，但不像她和小朋友之間那樣，沒多久雪就融了。爸爸媽媽之間的牆越堆越高。她拉着兩個人的手走進公園的時候，覺得好像兩手握住兩個皮球，隨時會蹦走。果然一進公園爸爸就自己去拍櫻花了。紅紅拉着媽媽走向那棵松樹，怎麼不見大狼狗？繞過松樹，原來大狼狗藏在松樹後面一個石洞裡，狗側身躺着，一共有六隻肉乎乎、毛絨絨的小狗正在吸奶。狼狗望着紅紅，眼中流露與老友重逢的欣喜。紅紅覺得媽媽握住她的手抓得更緊了，抬頭看見媽媽注視着狗們，眼中閃着淚光。

鍾玲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、博士。曾任台灣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、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兼院長，現任澳門大學書院院長。曾獲《聯合報》文學獎、國家文藝獎等。著有論述《文學評論集》，詩集《芬芳的海》、《霧在登山》，散文《日月同行》，小說《輪迴》、《生死冤家》、《鍾玲極短篇》等。

鍾玲極短篇

稿例

本版面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tkt1902617@hotmail.com

逢星期日出版